

湖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包 立 民 编 著

云海楼随笔

包
立
民
编
著

關公戰秦琼图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雲海樓隨筆

包立民 編著

包立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楼随笔 / 包立民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

I. 云... II. 包... III. ①绘画 - 艺术评论 - 中国 - 文集
②汉字 - 书法 - 艺术评论 - 中国 - 文集
IV. J2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1870号

云海楼随笔

编 著: 包立民

责任编辑: 左汉中

封面设计: 刘 潮

版式设计: 华 年

扉页题词: 冯其庸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4片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省化工地质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 7-5356-1985-1/J · 1846

定价: 32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包立民，1941年5月出生于上海，祖籍常州武进横山桥镇。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1980年调《文艺报》。编审，传记作家。主要编著有《张大千的艺术》（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张大千诗文集编年》（与曹大铁合编，荣宝斋出版社1990年版）、《张大千艺术圈》（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初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再版，2001年再版）、《百美图》（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1年再版）、《张大千》、《叶浅予》（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艺术大师之路》丛书）。

目 录

弁言	1
真假钟馗·方成 韩羽合作	5
钟馗拍鬼·詹同画 韩羽题	8
鬼捉钟馗·贺友直画	11
钟馗醉酒·田原画	14
钟馗老矣·李世南画	17
钟灵醉写钟馗·钟灵画	20
钟进士还乡·马得画	23
辨诬·华君武画	26
蒋干盗书·木斧画	29
今日武大郎·潘裕钰 方成画	33
为猫头鹰翻案·韩美林画	36
关公战秦琼·方成 马得合作	39
捉放曹·马得画	42
阿Q告阴状·马得 韩羽合作	45
铁拐李易米·林锴题 韩羽画	48
官衣·韩羽画	51
中华盛世出奇闻·黄苗子诗画	55
鲁大笔·张乐平画	58
最后的吻·丰子恺画	60
童心生花·林锴诗画	64
小戏迷·叶浅予画	67
逛旧货摊·戴敦邦画	70
听雨图·韩羽画	73
游鱼图·卢光照诗画	75
牧羊图·杨力舟 王迎春画	78
他乡老了故乡人·吴冠中诗画	81
天井观鸟·吴凡画	84
老头乐·马海方画	87
夜半猫语·胡永凯画	90
瞧这一家子·方楚雄画	93



五年圆一梦·亚明画	95
浑不是旧家园·黄永玉画	99
咏梅图·关山月画	102
岁寒知友·何海霞画	105
春山诗意图·王康乐画	108
黄山图·胡若思画	111
宁河之水天上来·杨石郎画	114
三友图·崔子范 卢光照 秦岭云合作	117
踏遍青山人未老·秦岭云画	120
玉兰八哥·崔子范画	123
彩墨牡丹·胡考画	126
松鼠图·唐云画	129
李时珍采药图·刘凌沧画	131
竹荫诗思·黄均画	134
红绸舞·叶浅予画	137
嘉藕·俞致贞 刘力上合作	140
虹桥赠珠·任率英画	143
人面桃花·潘絜兹画	145
云峰春江·潘素画	148
同气并芳·张伯驹画	151
君子之风·黎雄才 梁树年画	154
高山流水·何海霞画	157
松石图·宋文治画	160
丝瓜图·于希宁画	163
鱼乐图·王兰若画	166
无敌手·郝石林画	169
暗香·岳石尘画	172
春风送我走天涯·徐庶之画	175
风雪六驼·祁峰画	178
衣钵薪传文人画·冯其庸画	182
丹枫白鹇·刘继瑛画	185
蝶恋花·陈凤兮画	188
国色天香·邵怀民画 朱家潜题	191
周子爱莲图·任光椿画	194
一品新雁·张人希画	197
东坡夜归图·韦启美画	200
鹿鸣祁连·杨志印画	203
套马图·贾浩义画	206



深山乔木·傅周海画	209
窗前明月光·杨延文画	212
紫气东来·石齐画	215
少时了了大亦了·王明明画	218
草原小景·杨刚画	221
竹林春喧·谢忝宋画	224
十年不见平安面·罗平安画	227
玉兰双鹊·杨瑞芬画	230
“冷美人”·周逢俊画	232
水墨淋漓障犹湿·杨明义画	235
论画图·马波生画	238
信笔写来任天真·胡润之画	241
山村春早·古元画	244
心心相印·罗工柳刻	247
秦淮月·周蕴华剪纸	250
玉为风骨雪为衣·新风霞画 吴祖光题...	253
最富是清贫·吴祖光书	256
辨材需待七年期·周而复书	259
尹瘦石书联·尹瘦石书	262
松性淡逾古·李準书	267
“了空”新联·亚明书	270
偶有文章娱小我·流沙河书	273
眼阔天自小·周翼南书	276
联中高手张佛千·张佛千撰联 楚戈书...	280
郁诗刘书·刘开渠书	284
梅雪争春·董寿平书	287
曾经我眼即我有·徐邦达书	290
长寿偏向无我得·陈北海书	293
艺事人生录·费新我书	296
关山月为我撰嵌名联·关山月书	299
一个南腔北调人·钱绍武书	302
似花还似非花·罗工柳书	305
龙吟·聂南溪书	308
我是包拯之后裔?·钟灵画	311

弁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艺术收藏也提到了日程。而艺术收藏之中，古今名人字画又成了一大热点。收藏名人字画，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闲钱，所谓闲钱，也就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之外多余的钱，当然不是小钱，小钱是收不了名作的；其次是闲时，闲时者工作之外的闲暇之时，整天忙忙碌碌是无暇顾及收藏的；最后一条是闲心，闲心者爱好之心，品赏之心。三者缺一不可，光有闲钱不懂品赏，听凭耳食之言，容易上当受骗当冤大头，光有闲时、闲心，没有闲钱，也只能捡捡落儿，欣赏欣赏，徒呼奈何。当然也有种种例外，例外之一是有权者，例外之二是有文者。有权者以权易画，有文者以文会友。这里的文，包括记者、编辑、作家、诗人等等以文字写作为业的文化人。我就是一个例外，一个以编辑写作为业的文化人。

回顾编辑生涯，不算太长，也有 36 年编龄了。36 年分两段，前 15 年在电视台，后 21 年在报社，从事的都是文艺方面的编辑工作。一般来说，文艺编辑，不少是多面手，编采合一（编辑记者合一），编著合一（编辑作家合一），当然也有只编不采，只编不著的纯



粹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编辑家。两类编辑、各有长短，不分轩轻。我是属于编采，编著合一的编辑兼记者和作家。三十多年来，我周转在文学界和美术界，结识了诸多画坛宿者和文坛精英，相对来说，结识书画名家多于文学名家。我学的是文学，书画是我的爱好，书画评论和美术家、文艺家传记是我的写作范围。日积月累，写下了数百篇（200万字）美术评论、随笔和人物传记。当然也收藏了不少他们的佳作馈赠。友人问我究竟结识多少知名书画家？我笑曰，多乎哉不多也！大约有“五百罗汉”。谓予不信，可翻阅由我编著的《百美图》（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1年再版）仅在此书中，我就收录了242位美术家的自画像，近几年来又陆续收了数十幅海内外美术家自画像。拟再编续篇。当然我结识的书画家远远不止入围《百美图》的人数。

《云海楼随笔》，顾名思义是云海楼的收藏书画随笔集。先说何以取名云海楼（当今新书取名出版，多以声色犬马或新奇古怪取悦读者，争取卖点，何以古色古香我偏要以此取名？）云海是我的笔名，相当于古人的字号。古人常以字号命名书斋，我仿效古人以云海楼自命，自号云海楼主。再说随笔，数年前，《百美图》结集付梓时，关于配文文体归类说法不一，有说配文近似传略，有说很像专访，也有说是人物小品。我认为叫人物小品更符合实际。画家用画笔为自己画像，我则用文笔为画家写像，一个画像，一个写像，都以人物为题。画像者用的是速写漫笔，我用的则是速写随笔，漫笔也罢，随笔也罢：都属小品范畴，



称配文为“人物小品”不亦宜乎？与《百美图》配文相比，这部书稿的配文无论在选题内容和写作方法上都有明显不同和较大差异。最大的不同是，前书以人为主，后者是以画为主；前书写人，后者品画，当然两者也有相似之处，由于此书品赏的书画大多是云海楼中的藏品，所以难免涉及到一些书画收藏的故事和有关书画家创作的轶闻。至于在写作的文体上，仍采用夹叙夹议、不拘一格的小品随笔文体。书中除了少数篇什可以归入杂文外，基本上均可列入随笔。关于随笔与杂文的区别，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杂文和随笔是略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模糊地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加以区分”。（见《刘征文集杂文篇》序）

这部书稿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年，其中不少篇什已在报刊上选登或连载过，尤其是《中国文物报》为我开辟专栏，每周一篇（一图一文）；连载一年又半，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在此我要向各地报刊的编辑同仁（特别是《中国文物报书画收藏鉴赏周刊》的编者）致以衷心的感谢，使尚无结集的书稿有机会逐篇登台亮相；听取读者意见。当然也要感谢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同仁，在当今出版业不太景气的形势下，将拙著列入出版计划。最后还要感谢湖南美术教育家、知名书画家聂南溪先生，是他牵线搭桥，使拙著得以顺利出版。

刘征

2003年12月15日于京华



真假钟馗

记得韩羽在《话·画钟馗》一文中说过：“画真假钟馗，恐自方成始。”韩羽是位博学杂家，名不见经传的杂书杂画见之犹多，以他之博识多闻，尚未见过早于方成的真假钟馗，那么，首创《真假钟馗》的专权，当属方成无疑。

方成画《真假钟馗》始于1994年，请别误会，这不是“首创权”的证词。只是因为他画了这幅水墨着色漫画，尤其他那首打油诗，令我拍案叫绝，过目难忘。真想马上请他复制再画一幅，装裱起来悬诸寒舍，准使蓬荜生辉。可惜难以启口，以致失之交臂。

半年后，一个神差鬼使的点子，将方成、马得、韩羽三位水墨漫画家联在一起，命题分组交手。方成、韩羽交手的画题就是《真假钟馗》；方成、马得交手的画题是《关公战秦琼》；马得与韩羽交手的画题则是《阿Q告阴状》，分别住在三地—北京、石家庄、南京的三位老漫友，当时正巧有机会相见，于是促成了这三幅绝妙的合作漫画。而点子的诱因，正是方成的那幅《真假钟馗》。

方成画水墨钟馗，历史不久，怕是90年代以后。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漫画书系·方成卷》，收录了他三幅水墨钟馗，最早的一幅《钟馗捉鬼》画于1991年夏，题诗用的是前人（仙霞散人）句，我猜是他的钟馗处女





真假钟馗（方成 韩羽合作）

作（方成画水墨漫画，出于应酬急就，开始题诗多借用前人句子，稍后均自撰打油诗）。这幅捉鬼图，钟馗越了界，从阴间到了阳间，名曰捉鬼，实为捉人——一位干部模样的土八路弯腰缩颈，被钟馗当场人赃（一叠人民币和一只手表）俱获，画得较实，人鬼同台。可见方成开初画钟馗，是想把钟馗请到人间来，捉一捉人间的魑魅魍魉，所以出现了人鬼同台的现象。不久他发现（也许是友人提醒），人鬼同台不太搭调，钟馗捉鬼是一种比喻手法，捉“鬼”就是捉“人”——捉鬼模鬼样的人。因此他以后画钟馗，很少再画人鬼同台。

我没有问过方成，《真假钟馗》是怎样构思出来的，套用一句行话来说是创作动机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断，这幅画的创作与“打假行动”有关。90年代的打假行动，首先是从商品市场开始的。商场上充塞着假冒伪劣商品，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于是消费者纷纷起而投诉，起而抗争，有的还直接参与了“打假行动”。奇怪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

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及种种私利，竟然明目张胆地为制假售假者撑腰，打击报复打假者。在法院里，制假售假者成了原告，堂而皇之地坐在原告席上，声嘶力竭地控告打假者，漫天要价地向打假者开出了赔偿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费。演出了一出出制假者舌战打假者并获胜诉的荒唐滑稽剧。也许正是听到或看到了某些司法部门的倒行逆施，真假不辨，是非不分，触动了画《真假钟馗》的创作灵感，打油诗也脱口而出：

相持不下，两个钟馗打架，
 胜负看来分明，可是难说，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

这首打油诗打得很巧妙，只写胜负，不判真假，真假留待观众读者去思考——胜者未必是真，败者未必是假，真钟馗有可能败在假钟馗手中。为什么？假钟馗有钱有权，有后台，有关系户，可以以假乱真，以假充真，假的可以说成是真的。呜呼！世道从“人心……也有小鬼气。”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真钟馗不全真，假钟馗不全假，一旦假钟馗斗败了真钟馗，假钟馗也就成了真钟馗，‘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地‘可是难说’了。”（见《画·话钟馗》）韩兄火睛法眼，能透过乌烟瘴气看到真假钟馗的另一侧面，与詹同的《钟馗拍鬼》、贺友直的《鬼捉钟馗》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得有一首流行歌曲中有这么两句歌词：这个世界真精彩，这个世界真无奈。歌名记不清了，但这两句歌词却记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个精彩又无奈的世界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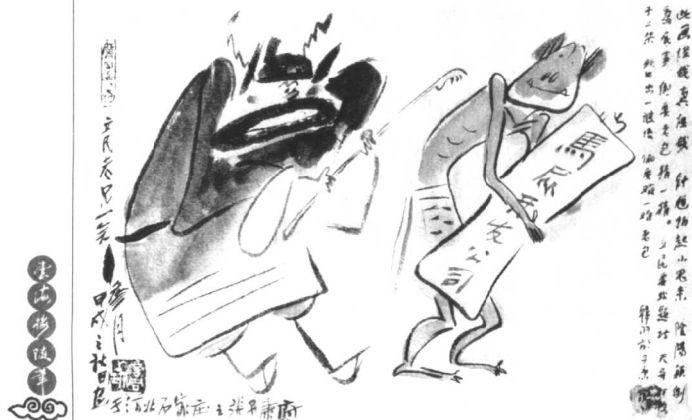


钟馗拍鬼

钟馗与鬼，是钟馗画中形影难离，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矛盾对立物。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鬼”，凡有“鬼”，必有钟馗出现，捉之，驱之，斩之，啖之。因为钟馗爱憎是非分明，敢于驱逐邪恶，伸张正义。如果说包公是人间正义的化身的话，那么钟馗则是地府正义的化身。在平民百姓中，这种看法由来已久。

但是世间凡事万物凡人凡鬼都能变化，都会变化，都在变化。钟馗也不例外，也在变化。曾几何时钟馗也怕起鬼来，拍起鬼来。十多年前，曾见上海漫画家詹同绘有《小鬼搔背图》，画的是一小鬼手拿竹扒篱，跪在钟馗一

钟馗拍鬼（詹同画 韩羽题）



侧，专心致志地为其搔背搔痒，搔得钟馗眉开眼笑，浑身舒坦，于是发话道：“百鬼斩尽，此情独留。”可见搔背搔痒，是一种感情投资，是拍马术中的一种不用花本钱又容易讨好见成效的手段，投之以情，报之以情，情中留“鬼”。“鬼”非草木，焉能无情？

钟馗也是鬼，据说最早见到钟馗的是唐代风流皇帝李隆基（人称唐明皇）。有一次他得了疟疾，“昼梦一大鬼，破帽，蓝袍，皂带，朝靴。捉小鬼啖之。自称终南进士钟馗”（见沈存中：《补笔谈》）。

钟馗捉鬼，也就代代相传，成了钟馗画的传统题材。正如民谚所说，为了捉鬼，借诸钟馗。

詹同的《小鬼搔背图》，画出了钟馗鬼性的另一侧面——徇私情，徇拍马搔痒之私情，由捉而啖之变为“此情独留”。独留的结果如何？詹同没有画，没有题，当然也就不能妄测。1994年秋，詹同回沪途中，住石家庄韩羽新居。我托友人捎了一部漫画册页，请他画一幅《小鬼搔背图》，并请韩羽题诗，题诗配画，也是文人墨客的一种游戏。不久，友人将册页捎回，打开一看，不是小鬼搔钟馗背，而是钟馗拿着竹扒篱赶着小鬼搔背，小鬼的手中抱着一块“马屁开发公司”的红字招牌。妙呀，真妙，数年不见，搔背拍马的马屁精小鬼，一下子升任马屁开发公司的经理，令“世鬼”刮目相看，钟馗当然也不例外，反主为仆，由“此情独留”变“此情独拍”——这大概是数年前留用马屁精的钟馗也始料未及的后果。马屁精小鬼红起来了，抖起来了！



韩羽题打油诗道：

此画怪哉真怪哉，
钟馗拍起小鬼来。
阴阳颠倒为底事，
倒要老包猜一猜。

诗后跋道：“立民要我题诗，无异赶鸭子上架。我也出一谜语，偏要难一难老包。”

观罢韩羽出的诗谜，我信手提笔给詹同写了一封信，信中也揭了谜底：“谢谢您所画，‘马屁开发公司’的小品，较之原‘马屁精’一画来说，此画更切中时弊，当今世事大变，一切颠倒，脑体倒挂，高知低知倒挂，主仆倒挂，父子倒挂，钟馗与马屁精焉得不倒挂。不是马屁精拍钟馗，而是钟馗拍马屁精，甚至欲反过来参加这‘开发公司’，缘何道理？只因此公司堪发大财，更能加官晋爵，大有发展之前途也，未知韩羽兄要我揭开之谜底是否为此？！”詹同兄的回答是：“包公斯论，真所谓，‘盖其知之既深，故其言之无不沉着痛快’矣！”

詹同兄病逝于1995年10月1日，从当年詹同兄的回答来看，他是认可了这个谜底，不知出诗谜的韩兄以为如何？

